

奇情悬疑推理

三毛 主编

竖一拇指

张艾茜 译

华文出版社



(英)阿嘉莎·

说精粹

三毛 主编

拇 指 一 竖

(英) 阿嘉莎·克莉丝蒂 著
张 艾 茜 译

华 文 出 版 社

元

(京) 新登字 064 号

责任编辑: 刘万朗 徐顺生

封面设计: 冯光美

版式设计: 晨 风

拇 指 一 竖

(英) 阿嘉莎·克莉丝蒂 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经纬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875 字数 150 千字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5075-0233-3/I·74 定价: 4.80 元

出版缘起

三三

我热爱阿嘉莎·克莉丝蒂 (Agatha Christie) 所有作品及她个人传奇性的一生。

直到现在，她所创作的一系列奇情故事，仍是除了圣经之外在世上印销最多的书籍。

当阿嘉莎的著作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被拍摄成电影在英国首映时，英女王伊莉莎白问她：“您的作品我大半都看过，只是这一部的结局却是忘了，能否请您告诉我凶手究竟是谁呢？”

阿嘉莎回答说：“不巧，我也忘了呢！”

有关她作品的曲折情节、悬疑布局和出人意外的结尾，正如阿嘉莎自己所表明态度一样，贵如女王，亦是不能事先透露一丝一毫的，不然便失去故事的症结所在及精华了。

阿嘉莎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今日世纪的迷宫，无论男女老幼，一旦进入她的世界，必然无法抗拒地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牵引，在里面做上千场以上华丽辉煌的迷藏，乐而忘返。

我极乐意将这位伟大奇情作家的全套书籍介绍给读者。这位风靡了全世界数十年的杰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了一致的欣赏、崇拜与最高的尊敬，而在这里，她的作品迟

迟没有出版，实是爱书人极大的损失与遗憾。以出版令人着迷的金庸武侠小说、倪匡科幻小说、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及一系列经典名著驰名的远景出版公司有计划地出版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全集，正好弥补了这项缺憾，也是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有关这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奇书的灿烂与美丽，在于读者亲身的投入和参与，太多文字的介绍，便失去它隐藏着的玄机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第一部 阳光山脊养老院

1. 爱坦姑姑

贝瑞福夫妇对坐在早餐桌前，他们和普通的夫妇没什么不同。这时候，全英格兰至少有好几百对像他们这样上了年纪的夫妻正在吃早餐。这一天，也是个很普通的日子——一星期七天之中，至少有五个这样的日子。天空阴沉沉的，看起来像是会下雨，不过谁也没把握。

贝瑞福先生曾经满头红发，现在仍然有蛛丝马迹可寻，不过已经像一般五六十岁的人一样，大部分都变成沙灰色了。贝瑞福太太一度拥有满头亮丽卷曲的黑发，现在却已经很不规则地掺了一些灰发，看起来实在不大好看。贝瑞福太太曾经考虑过染头发，最后还是宁可保持上帝给她的这副模样，但是却换了一种口红颜色，使自己看起来有精神些。

这对上了年纪的夫妇一起吃着早餐，旁观者一定会说他们生活愉快，但是却没有什麼特殊之处。要是这个旁观者是年轻人，一定会再加上一句：“嗯，不错，他们是过得很愉快，可是实在太枯燥了，就跟所有老夫老妻一样。”

不过，贝瑞福夫妇却不认为自己已经老了，也没想到在别人眼中自己过得非常沉闷。当然，那只是年轻人的想法，年

轻人根本不了解什么是人生。

可怜又可爱的年轻人，他们只担心考试、性生活、买新衣服，或者改变一种发型，希望别人更注意自己。贝瑞福夫妇觉得自己才刚过中年，他们喜欢自己，也彼此相爱，一天天平静却又愉快地享受着人生。

可是当然啦，他们的生活中偶而也有些起伏——谁又没有呢？贝瑞福先生打开一封信，浏览了一遍，放在左手边那一小叠信件上，然后又拿起一封信，但却捏在手上没有拆，眼光也没有看着那封信，而是望着吐司架。他太太看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道：

“怎么了？汤米。”

“怎么了？”汤米含糊地说：“怎么了——？”

“是啊，我是这么问你。”贝瑞福太太说。

“没事，”贝瑞福先生说：“怎么会发生什么事呢？”

“你好像想到一件事。”两便士用责备的口吻说。

“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想嘛。”

“不，明明有。发生意外了吗？”

“喔，当然没有。怎么会呢？”他又说：“只是装铅管工人寄来的帐单。”

“喔！”两便士用若有所思似的声音说：“你没想到他收费那么高？”

“当然，”汤米说：“向来如此。”

“我不知道当初我们为什么没选这一行，”两便士说：“要是你从前学做铅管工，我们就可以大把大把地赚钱了。”

“可惜我们眼光不够远，没有把握机会。”

“你手上那张就是铅管工的帐单？”

“喔，不，只是一份声明。”

“少年犯——种族问题？”

“不是，是家新开的养老院。”

“喔，那倒还说得过去，”两便士说：“可是你为什么那么担心的样子？”

“我不是在想这件事。”

“那你在想什么？”

“跟这个有关的事。”贝瑞福先生说。

“到底什么事？”贝瑞福太太说：“你知道你迟早都会告诉我。”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只是想——也许——好吧，我刚刚想到爱姐姑姑。”

“喔，原来如此，”两便士马上用体谅的声音说：“原来是爱姐姑姑。”

他们的眼光彼此相遇。很遗憾，这年头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可以称为“爱姐姑姑问题”的麻烦事。每家的姑姑姓名虽然不同——爱蜜莉姑姑、苏珊姑姑、凯西姑姑……，可是她们的问题都有待解决，家人必须替她们安排生活，寻找适当的养老院，让她们快乐地安享余年。

从前，伊莉莎白姑姑、爱姐姑姑等等，都高高兴兴地从头到尾住在她们早就居住多年的家里，由忠心耿耿、只是略嫌顽固的老佣人照料，两方面对这种安排都很满意。有时候还有很多穷亲戚、半白痴的老处女堂姊等，也都渴望有个能供给一日三餐和一张舒适床铺的家，供、需双方都彼此感到满足，相处甚欢。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现代的“爱姐姑姑”必须有更适当的安置，而不只是担心她万一风湿发作，独自一个人在家时，或许会从楼上摔下来，或者老爱和邻居吵嘴、辱骂零售商等等。

不幸得很，这些“爱姐姑姑”远比和她们年龄成反比的小孩麻烦多了。不管把小孩送到养父母那儿、哄骗到亲戚家、放假时让他们进适当的学校或娱乐营，通常都很少遭到反对。“爱姐姑姑”就不同了。两便士的亲姑婆——普琳若姑婆——就专门替人找些麻烦，无论如何都甭想让她满意。每次她刚进一所新的养老院，才写信告诉她侄女表示满意万分，家人却又马上接到院方通知，说她一声不响气呼呼地离开了。

“不行！我一秒钟都待不下去了！”

不到一年，普琳若姑婆已经进进出出过十一间这种机构，最后，她在信上说她碰见一个非常可爱的年轻人。“真是个好忠实的孩子！他早年丧母，迫切地需要人照顾。我租了一间公寓房子，不久他就会搬来和我住，这样安排，对我们彼此都很适合。我们很有缘分，所以，亲爱的普如登，你再也不用替我担心，我已经安排好以后的事了。明天我会和我的律师见面，预先安排一下后事，以免我比他早一步离开人世——这当然是免不了的，但是我可以保证，此刻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真是再好不过了。”

接到信后，两便士马上赶往北方（事情发生在爱伯丁）。可是当她抵达时，警方早已去过，还带走迷人的马文——因为他用伪造的身世骗取金钱。普琳若姑婆气愤不已，并且坚持对他提出控诉。可是参加庭讯回来之后（同时还有另外二十五件案子也在审判），却不得不改变了她的看法。

“我觉得我应该去看看爱姐姑姑，你知道，两便士。”汤米说：“一晃又是好一段时间了。”

“大概吧！”两便士不起劲地说：“多久了？”

汤米想了想，答道：“恐怕快一年了。”

“不只，”两便士说：“我想有一年多了。”

“喔，老天，”汤米说：“时间过得真快，对不对？想不到已经隔这么久了，真叫人不相信。不过我想你一定记得没错。”他屈指数了数日子，“人真是健忘，对不对？有时候我实在觉得很抱歉。”

“我觉得用不着，”两便士说：“我们不是也写信给她，寄东西给她吗？”

“喔，对，我知道，你实在太好了，两便士。可是不管怎么说、有些报章杂志上的报道实在很让人担心。”

“你是指我们从图书馆借的书上说的那些可怜老人的故事？”

“我想那都是真实的事。”

“嗯，对，”两便士说：“一定真的有那种地方，也有人真的那么不快乐——忍不住觉得自己不快乐。可是我们又能怎么办呢？汤米。”

“没什么好办法，尽可能小心就是了。小心选择适当的养老院，负责替她找个好医生照顾她。”

“你必须承认，莫瑞医生实在是个好医生。”

“对，”汤米脸上担忧的表情不见了，“莫瑞的确是一流医生，对人亲切又有耐心。要是有什么问题，他一定会告诉我们。”

“是啊，所以你用不着担心，”两便士说：“她今年几岁了？”

“八十二，”汤米说：“不——不对，我想应该八十三了。”停了停，又说，“和自己同样年纪的人都死了，只剩下自己孤孤单单的，那种感觉一定很可怕。”

“那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两便士说：“他们可不同意。”

“不一定吧。”

“起码你的爱姐姑姑就不同意。你不记得啦？上次她提到在多少朋友已经比她先离开人世的时候，不是高兴得很吗？她后来还说：‘还有爱美·摩根听说她也顶多只能活六个月了。她以前老是说我弱不禁风，现在我一定会比她长命，而且会多活好几年。’她当时就像打了胜仗一样。”

“可是——”汤米说。

“我知道，”两便士说：“我知道。不过你还是觉得自己有义务去看她。”

“你不同意吗？”

“很不幸，”两便士说：“我同意，你说得对极了，”她又带着点英雄似的口气说：“我也去。”

“不，”汤米说：“你去做什么？她又不是你姑姑。不用了，我去就好了。”

“不，”贝瑞福太太说：“我也喜欢受罪，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知道你不喜欢去，我也一样，而且我相信爱姐姑姑也一样，可是我知道，人生在世，有些事就是由不得自己。”

“不，我不希望你去。不管怎么说，你还记得她上次对你态度有多坏吧？”

“喔，我不会放在心上的，”两便士说：“也许只有我们去看她，她才会打起精神。我一点都不恨她。”

“你一直对她很好，”汤米说：“不过我知道你并不喜欢她。”

“没有人会喜欢爱姐姑姑，”两便士说：“我相信从来没有谁喜欢过她。”

“老年人总叫人忍不住感到同情。”汤米说。

“我可没有同感，”两便士说：“我不像你那么好脾气。”

“对女人来说，你算是够无情的了。”汤米说。

“也许。反正女人也没多少时间花脑筋，所以多半都很实际。我的意思是说，要是是一个好人病了、老了，我会觉得很难过。可是如果不是好人，那就不一样了，你也承认吧？要是有人从二十岁起就很坏，到了四十岁、六十岁还是一样，到八十岁甚至更可恶的话，我觉得别人也用不着只因为他老了就特别同情他。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认识几个七八十岁还很可爱的人，譬如老包倩太太、玛莉·卡尔，还有那个面包师傅的奶奶，以前替我们打扫的巴普力老太太，全都好可爱，好和蔼，要我替他们做任何事我都愿意。”

“好了，好了，”汤米说：“别说得太远了。要是你真的想表现风度，跟我一起去——”

“我真的想去，”两便士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发誓过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爱姐姑姑就是我们的‘灾难’，所以我要跟你手牵手一起去。还要送她一束花，一盒软夹心巧克力，说不定再送一两本杂志。你不妨先写信给那位姓什么的小姐，告诉她我们要去。”

“下礼拜挑一天好不好？要是你不反对，就星期二好了。”汤米说。

“就星期二吧，”两便士说：“那个女人姓什么？我记不得了，就是那个总管还是护士长，好像是裴什么——”

“裴卡德小姐。”

“喔，对。”

“说不定这次去不大一样。”

“不一样？什么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也许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

“说不定火车半路上会抛锚。”两便士也提起一点兴趣。

你为什么偏偏希望火车抛锚？”

“这——我也不知道。我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觉得很刺激，说不定我们可以救人家性命或者做些有价值又惊险的事。”

“真会胡思乱想！”贝瑞福先生说。

“我知道，”两便士表示同意，“可是人有时候就是忍不住会想些怪点子。”

2. 那个可怜的孩子是你的吗？

“阳光山脊”这个名字到底有什么典故实在很难说。从外表上看，这栋建筑物并没有像山脊的地方，地面非常平坦，对住在里面的那些老年人当然也适合些。花园很大，不过并不出色。屋子本身是栋维多利亚式大厦，整修得相当好。四周有些遮荫的大树，屋旁攀附着一些美国藤，两棵浓密的智利松，更增添了一些异国风味。有几张椅子安置在适当的地点，可以让人享受阳光，另外有个有棚的阳台，上面也摆了一两张椅子，老太太们可以坐在这儿，不受西风吹袭。

汤米按按门铃，一会儿，一个穿尼龙套装、面带烦恼的年轻人开门让他们进去。她带他们走进一间小起居室，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去告诉裴卡德小姐，她知道你们要来，马上就会过来。你们不介意等一下吧？你们知道，那个凯若威太太又把顶针吞下去了。”

“真的？怎么会呢？”两便士惊讶地问。

“她觉得好玩，”女佣解释道：“老是喜欢乱吞东西。”

女佣离开之后，两便士坐下来，沉吟道：“我可不喜欢把

顶针吞下去，一定好难过。你说对不对？”

他们只等了一会儿，裴卡德小姐就一边道歉推门走了进来。她是个高大、灰发、五十岁左右的女人，有一种安静、能干的气质，汤米一直很欣赏她。

“对不起，要你们久等了，贝瑞福先生。”她说：“你好！贝瑞福太太，真高兴你也一起来。”

“听说有人吞了什么东西是不是？”汤米说。

“喔，马兰妮告诉你们了？是啊，是老凯若威太太，她一天到晚乱吞东西。真难，你们知道，我们总不能每一分每一秒都守着她们。小孩都会乱吞东西，可是老太太也这样就太可笑了，对不对？不过她已经改不掉了，一年比一年严重，可是好像对她也没什么坏处，这一点最有意思了。”

“也许她父亲是专门表演吞剑的？”两便士说。

“你的想法很有意思，贝瑞福太太，‘也许’真的是吧。”裴卡德小姐又说：“我告诉过范修小姐你会来，贝瑞福先生，不过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听进去了，你知道，她有时候心不在焉的”

“她最近好吗？”

“恐怕身体差多了，”裴卡德小姐用舒适的声音说：“谁也不知道她到底在想什么。昨天晚上我告诉她你要来看她，她说我一定弄错了，因为学校还没有放假。她好像以为你还在念书。可怜的老人家，常常弄错事情，尤其是关于时间方面，不过我今天早上又提到你要来的时候，她又说绝对不可能，因为你早就去世了。喔，好了，”她愉快地接着说：“我相信她看到你就会认得了。”

“她最近身体怎么样？还是老样子？”

“喔，可以算不错了。不过老实说，我想她没有多少日子

了，她没什么不舒服，可是心脏和从前一样不好，甚至可以说更糟糕了。所以我希望先让你们有个心理准备，免得到时候太意外。”

“我们带了些花给她。”两便士说。

“还有一盒巧克力。”汤米说。

“喔，你们真是太好了，她一定会很高兴。要不要现在就去？”

汤米和两便士起身跟着裴卡德小姐离开房间。她带头走上宽广的楼梯。经过楼上走廊旁边一个房间时，房门突然打开了，一个身高五呎左右的小个子女人快步走出来，高声尖叫道：“我要喝可可，我要喝可可。詹恩护士到哪儿去了？我要喝我的可可。”

隔壁房间一个穿护士制服的女人探头出来，说：“乖，乖，亲爱的，你已经喝过可可了。刚喝过二十分钟而已。”

“没有，我没喝，你胡说，我没喝可可，我口好渴。”

“要是你想喝，我就再给你一杯好了。”

“我一杯都没喝，什么叫‘再’给我一杯？”

他们继续向前走，裴卡德小姐轻轻敲敲走廊尽头一间房门，然后推门而入。

“他们来了，范修小姐，”她用愉快的声音说：“你侄儿来看你了。太好了，对不对？”

窗口边床上一位老太太突然坐直身子，她有一头铁灰色的头发，满布皱纹的瘦脸庞，高挺的鼻梁，和一股什么事都不同意的神情，汤米走上前一步。

“嗨，爱姐姑姑，”他说：“你好！”

爱姐姑姑没有理他，只生气地对裴卡德小姐说：

“你是什么意思？把男士带到淑女房里！我年轻的时候，

最看不顺眼这种没礼貌的事了！骗我说是我侄儿！他到底是谁？是修铅管工人还是修理电器的？”

“够了，够了，这样就不好了。”裴卡德小姐温和地说。

“我是你侄儿汤玛斯·贝瑞福。”汤米说，一边走上前把巧克力递过去，“我带了一盒巧克力给你。”

“别想用这种办法骗我，”爱姐姑姑说：“你这种人我太清楚了，什么话都说得出来。那个女人是谁？”她用讨厌的眼光看看贝瑞福太太。

“我是普如登，”贝瑞福太太说：“你的侄媳妇。”

“好可笑的名字。”爱姐姑姑说：“像佣人的名字一样，我叔公马修有个女佣叫‘安适’，还有一个女佣叫‘喜乐主’，是卫理公会教徒。还好我婶婆马上禁止她再叫那个名字，告诉她在他们家做女佣就必须用‘瑞贝卡’这个名字。”

“我替你带了一些玫瑰花来。”两便士说：

“我不喜欢在病房里摆花，把氧气都用光了。”

“我替你放到花瓶里。”裴卡德小姐说。

“不许你那么做！到现在为止，你应该了解我说一不二。”

你看起来精神很好，爱姐姑姑，”贝瑞福先生说：“应该说生气勃勃。”

“我一眼就能看穿你这种人。你说是我侄儿是什么意思？你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汤玛斯？”

“是的，叫我汤玛斯或者汤米都可以。”

“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爱姐姑姑说：“我只有一个叫威廉的侄儿，上次大战的时候死了。也好，要是他活下去，一定会变坏。我累了。”爱姐姑姑靠回枕头上，转头对裴卡德小姐说：“把他们带走。你不应该让陌生人来看我。”

“我想有人来看你也许会使你高兴一点。”裴卡德小姐平

静地说。

爱姐姑姑喃喃发出一声不屑的低哼。

“好吧，”两便士愉快地说：“那我们走了。我还是把花留下，说不定你会改变心意。走吧，汤米。”她转身走向门口。

“再见了，爱姐姑姑，真遗憾你不记得我了。”

爱姐姑姑仍旧一言不发，但是等两便士和裴卡德小姐走到门外时，她却忽然叫住刚走到门口的汤米。

“喂，‘你’回来！”爱姐姑姑提高声音说：“我认识你，你是汤玛斯，以前一直都是红头发。回来，我有话跟你说，我不喜欢那个女人，就算她假装是你太太也没用，我什么都知道。真不应该把那种女人带到这里！过来，坐下，坐这个椅子，告诉我你亲爱的母亲的一切。你给我走！”爱姐姑姑对站在门口迟疑的两便士用力挥手。

两便士马上走开了。

“她今天又心情不好，”裴卡德小姐一边陪两便士走下楼梯，一边说：“有时候她真的脾气好，叫人几乎不敢相信。”

汤米在爱姐姑姑所指的椅子上坐下，温和地说他无法再告诉她有关他母亲的事，因为她去世快四十年了。爱姐姑姑却丝毫不为他的话所动。

“想想看！”她说：“真的有那么久了吗？唉！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她用搜寻的眼光看看他，说：“你为什么还不结婚？你知道，你年纪越来越大了。不要老是带些坏女人到处走，还当成自己太太一样！”

“我想，”汤米说：“下次我们来看你的时候，应该叫两便士把她的结婚证书也带来。”

“你要她做个诚实的女人，是不是？”爱姐姑姑说。

“我们结婚三十几年了，”汤米说：“有一个儿子，一个女